

身份政治终结 / 及其（自身的）匮乏

——从台湾异度空间的网际交感 到酷儿政治 / 述写的张力互现

洪凌

[前言] 异度空间的「同化」政治

本文意图从台湾媒体文化中的殊异层面、也就是网际网路（internet）上的 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现象，来检视与分析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与情欲言说的出柜（being-out / outing）与出局（being-outlaw），希望在当今关于性别 / 情欲身份既有的多元论述之内，提供一些可能存在的隙缝、以及 / 或者对抗异性恋机制 / 父权机构的某些出口。

在第一节，我将从这半年多来、由杨照在非网路媒介所激生的「身份」与「故事」的交互异声来切入¹，也尝试将身份 / 主体塑铸的「不可或缺」与「必须被挑战」两个层次分别拉出来看待。从总体网路的回应转至于特定身份的（被）带出²，我们可以看到认同

¹ 由于杨照的本文刊登于 1996 年 6 月 18 日，到我开始写作本篇论文时，刚好超过半年。

² 很有趣地，在针对杨照的回应中——无论在网路上、文字媒体上，或者座谈会的对谈——总会出现一种归纳，就是在把网路使用者特定化、身份化的同时，也会一并声称网路族群是和女性、同志联结起来，对应男性、非网路使用者、非同志的某个特定主体。然而，在这里我必须有所保留。网路使用者联集女性与同志的论述立场，至少有两个问题：首先，借着如此的联集，彷彿个别地将女性与同志「独特化」

(id-entification) 与身份 (id-entity) 之间的交缠与歧异。

在第二节，我想就某些特定的网路讨论区，如淡江 BBS 站的「拉子天堂」(Les)、清大女性主义站「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的「酷儿」(queer) 等等为发生点，抓取特定的讨论题目与讨论者（使用者，user）的交锋对话，整纳出在网路上的「轨溢 / 逸交换」(perverse / diverse exchange)，进一步肯定在某些层次上、网路于近年来所生产出来的殊异性：一方面，它有助于形成某（几）个不同于平面媒体与电讯媒体的另异空间 (alternative cyber-space)³；再者，由于即时 (instantaneous) 且激烈的对话属性，在这些网路讨论区所呈现的身份政治 / 论述（与论战），也共时性地在「对立政治」(politics of opposition) 与「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踰越」(transgression) 与「抗拒」(resistance)、「身份位置」与其形成过程的「销融 / 变异」(disintegration / transfiguration) 之间，体现出种种微妙，不断地张力互现——这些在网路讨论区上细致互动的文章 (posts)，一方面呈现出酷儿政治的主体（们）对于今后发展的期待与焦虑；再者，它们也恰好横跨于两种政治立场——再中心化

(specified)，并且无可避免地将这两种族群排除出网路使用者的特定（大）集合。举例来说，似乎这暗示着女性「必须」先是女性，才是网路使用者；或者，反之亦然。再来的一些问题，就是网路族群是否构成特定身份的条件，以及总体来说，网路是否是个赞同 (pro) 女性主义与 / 或同志的场所。有关这些讨论，可参考「山抹微云文艺专业站」（位址于 140.117.11.8）的 bookreview 版。

³ 异度空间 (cybernetic space) 对于网路使用者的意义，我认为至少有两种可以和社会现实相对映 / 对比之处：就媒体功能来看，它供应我们发表与传达言论的媒介；而从社群 (community) 的角度来看，它能够让不同立场、不同位置的主体进行在现实领域较难以操作的即时与平等对话，从中敷衍出各自发展的空间。

从异度空间产生的作用，也许会让想到波西亚 (Jean Baudrillard) 所说的「通讯的狂喜」(ecstasy of communication)，以及从内在的分裂演绎 / 异到与世界集体交感的「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 状态。对我而言，如此的分裂如果有其基进战斗性，在于它的既此又彼 (both / and) 的共生 / 共灭格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抗争交欢姿势，有别于 1) 精神官能症 (neurotic) 式的、抗拒大对体的「非此即彼」(either / or) 基模，以及 2) 精神异常 (psychotic) 式的「非此非彼」(neither / nor)、全然脱逸于疆界外的溶体 (deterioration) 情境。

(re-centralisation) 与僭越疆界 (boundary-crossing) —— 的拉锯角力。

由于参与论战的使用者的特质 (学院论述者、酷儿书写者、运动者……) 与其吊诡并存的匿名性 / 可见性 (anonymity / visibility),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电脑空间所呈现的「驱离 / 内聚」 (exclusion / inclusion) 作用, 一方面再生产出现实空间中、运动 / 论述的两难或歧异的反映, 另一方面, 这些文字的互文作用也对于 90 年代以来的酷儿政治 / 书写, 提供了反省与再切入的可能性。

[第一节] 从「老狗」与「幼猫」的撕扯谈起: 何谓「身份」?

这些时日来, 台湾的文字媒体——无论是纸张印刷的报纸杂志, 或者以电子位元架设出的异度空间 (cyber space) ——最热烈讨论、也最火爆激辩的话题, 莫过于网路身为特定的「异类 / 异质」 (dissident / heterogeneous) 书写媒介 (或者更激进地说, 书写能动性或者书写位置), 对于传统掌握了文本流通 (circulation) 与定位 (positioning) 的主流媒体, 造成质与量皆相当可观的冲撞与挑衅。

对于这个既无从扼杀、也无法视若无睹, 在现实 (三度空间) 之外形成另一种沟通 / 表达场域的电化区域 (electronic zone), 握有规范式权力结构 (normative power structure) 的主流文字媒介 (姑且以副刊为代表)、某些身分、以及某些负载着特定意识型态且在书写竞技场中占有优势位置的名字 (姑且不论是身份证上的本名, 或者是自我形塑的笔名), 似乎开始感到困惑不安, 既而受到威胁。论战的起点, 以杨照 (笔名) 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专栏「三少四壮集」所发表的〈身份与故事〉、以及诸多后续的论战与讨论会, 同时在纸上媒介与电子视域划下了「帝国写回来」 (The Empire Writes Back)⁴ 的反扑动作……

⁴ 这句话取自于某一本后殖民论述的著作, 探究殖民主体不甘于让被殖民者取回自身的主体性, 于是以种种巧妙或隐形的方式, 巩固既有的权力位阶。

就我自身——同时穿梭于网路视界与纸张文字空间的写手——的立场，整个事件最有趣的质素，也许就在于追索焦虑的形塑过程、以及探寻两种书写基模（writing mode）之所以迅速对立，形成非此即彼、无法相容（incompatible）的二元组模（binary structure）之形构。首先，就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与《肉身之物质重要性》（Bodies That Matter）两本书的论述肌里，我们看到了身份（被）形塑的必要条件，就是粗暴地排除任何可能对于「主体之认同形构」（the identity formation of the subject）造成断裂或扰动的「畏厌物」（abjection）。如果从这个特定的脉络来看，也许我们不必吃惊于一个在主流文坛占据特定位置、也意识到自身的性别/情欲/阶级位置的写作者，会对于一个自己甚少涉足的写作媒介感到焦虑与排斥，并且更进一步地将内在的焦虑外化（externalized）、投射出去，建构成对于网路写作者「失去身份」的谴责！

第一个失落的是身分。我到现在弄不懂网路上为什么要玩那么多匿名的游戏？为什么要把发表的意见和发表这些意见的人截然分开？并不是说大家都应该用身分证上登载的那个名字上网，那个名字也不过就是另一个符号罢了，重点是名字后面的那个人，他是谁、他有什么身分、他有什么故事、他这次的意见和前次的想法和以后会有的看法，中间可以联络、累积出怎样的人的影子来？网路变成奇怪的电子板集体 Call in，大家都取消了身分，发表片段的意见，让意见们在萤幕上乱飞乱舞，人跟人却没有对上话。（杨照，〈身份与故事〉）

更有趣的是、被指控为「没有身份」、彷彿本身就是「缺乏匮乏的虚妄」（a void which lacks LACK）的网（本身），在面对主体的焦虑时，竟也如同拉岗式（Lacanian）的精神分析语言所说的「真实」（the real），不但没有意图要缝合或抚慰受挫的主体，反而更精巧地、（无意识地）从主体的匮乏之内，再度体现出可能会更进一步骚乱（disrupt）整个现实、也就是「象征致序」（the symbolic order）的「无

心冷酷」(the mindless cruelty)。举例来说,在杨照的指控出现在副刊版面上之后,在网路的某个艺文版面,某个网友纯真(但也许玄机暗藏)的反问:「在网路上怎么会失去身份(identity)呢?我们每个使用者(user)都有自己的『代号』(id)呀!」,或可以充当/拟仿那个「同时」外于主体与象征秩序的「真实的回返」(return of the real)。换句话说,若把那个纯真的反问套在主体与其欲望/执念的互动表述上,它就是「不可能的爽」(the impossible jouissance)残留在现实界面的遗痕(remainder);这个遗留/流物的存在与其本质性的缺乏,造就且强化了阳性主体心痒难搔、愈加惶恐的去势焦虑。更进一步推衍,这个将「身份」的吊诡性直指出来的反问,正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为何这个也许已经进入了异度空间但是并没有被辨识、指认出来的作家,对于身份的失去会如此耿耿于怀。

网路媒体之于纸张媒体,正如同处于权力网络的阳性与阴性、异性恋与非合法情欲身份、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等二元对立(dichotomy),在对立的同时也被嵌放在不对等的宰制关系之中,彼此并不处于互补或平等的发言/立足点。在偌大的网路视界——至少在某些自觉到权力环圈(power circuit)的无所不在、而且意欲松解其固着与规训的地带——就其中的种种交异(exchange)与论述动作,我们看到了「身份符征」(identity signifier)的浮流不定、相互淹流、以及彼此批判,借此让现实空间的权力位序(power hierarchy)稍以松解的电子狂喜(electronic delirium)状态。更进一步说,在这些场域,某些使用者也因此不必(如同现实般)受限于性别/情欲/阶级的重重压制;因此就对于情欲/性别/阶级的非多数主体的角度来看,网路在挪用/认可既定的权力机制之余,至少还容许这些在现实空间中被剥夺资源与发声的主体进驻这个空间,从中切割、拉锯渗透出些许发言空间与反转的余地。如此,回到先前的论点,在权力被重新操作与干预的前提,如果某一位在主流文字系统享有优位的作者也上网路,在不倚仗现实「名字」的情况下,他/她确实(或多或少)失去了自己在文字传媒中享有的

当然，这样的「失去」(lack)，并不是所谓的遗失(loss)。套用后拉岗精神分析(post-Lacanian psychoanalysis)论者、琼·考普杰克(Joan Copjec)的说法，「失去」所联结的是最原初的焦虑——一方面来说，妳并不是「有过什么」才失去它，就像杨照并不是先在网路空间拥有了知名写作者的身份，而后才失去它；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任何在纸张传媒世界的「有」(having)，同时成就了这位写作者在网路介面的「匮乏」(not having)。如此的象征性阉割(symbolic castration)，让这位生理男性/异性恋/中上阶级/知名写作者顿失身份/阳物——同时，也许在深邃白盲的无意识海域，主体更加惊惧地预想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身份」无法和现有权力层级紧扣连结的(崩解)局面万一得以实践，原先早已认同于自身优势的主体，又该如何因应如此分崩离析的「后灾厄」(post-catastrophe)局面？无法面对在异度空间的「没有」、或者不愿抛弃既有身分凭仗的优位，让习惯于传统写作方式、现有写作机器与权力结构的作者们，经验到了类似主体不小心遭逢「真实」所不经心遗留的深渊、进而可能复灭的恐惧与预期。经由网路作者群——如陈丰伟(Roach)、赖明宗(capita)、马世芳(honeypie)等人——在某些非副刊版面(如《破周报》、《中国时报资讯周报》、《新新闻》)的发声与刺激，这个特定的主体不但已经体会到去势的威胁，更自我驱使出某种「集体之眼/我」(the collective Eye / I)——例如结合固有霸权、强化此与彼的上下位序——来制作、操驭出某个大对体(the Other)的出现——也许正是为了遮盖「大对体早已就不存在」的认知所导致的空洞与沦丧。但是，异己被生产的过程，焦虑的主体其实也同时制作出了某个(没有形质的)欲望物。

就像是精神分析论述所言，主体为了成就自己的主体性，将体内类似器官又「没有任何本质」的某部分切割出去、外化这个曾经是自身的一部分，形成永远得不到的「小欲求物」(objet petit a)。从此，这个获得特定位置(被阳具系统所认可)的主体，非得借着同

时欲求与鄙视这个「既内在又被排除于主体（性）之外的某物」（something internal to and excluded from the very subject (ivity)），才可能随时与外在现实（也就是常态权力结构的世界）共存。同样地，之于这些强调自身的建立性（establishedness）的写作者来说，那个欲求物究竟是什么？其实，除了因为焦虑而被外化的（某部分）自身，此外并无它物。对于网路与纸张媒介的书写结构对立，身陷其中且挑起战火的主流作者其实并不知道（或者拒绝知道），他在网路世界的迷途正肇因于那个「小欲求物」（网路/身份的实质自身 per se）看似可得、却其实永难企临的吊诡。如果他弃置了既有名份而身处其中，于是就失去了主流文字媒体（象征秩序）所提供给他这样「身份」的写作者的保障——保障那个书写的主体不会失去，不会只是无穷尽的网路字元海域中的一枚 id，浮荡于「无分别」（non-differentiation）的快感与形销神毁（abandonment）的深渊。

更狡黠（或哀伤）地说，所谓的「异己」之所以令人震悚，并不因为它是妳从未遇到、完全陌生的「它者」——形态与质地全然和自身不同——反而是因为它交杂混生了诡譎的「形似」（the familiar）与说不上来的「相斥」（the different）。所谓「形似神异」（uncanny）且令人惊悚的「怪胎」（the monstrous），就是这种在身份政治结构中的过剩（excess）与多余物（surplus）。同样地，在身份/网路经脉中翻滚的主体们总也一直进行着某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由于要确立主体性，因此必须得反复进行「射出排泄物/多余物」的活动——就那些以主流文字工厂以及其权力结构为生存世界的作者，之所以惊惧、厌恶、且无所不用其极地劣化（degrade）他们认为没有品质、缺乏「文字洁癖」的网路书写/者（如张大春在「网路与艺文创作」座谈会所提出的控诉），是否在某方面来说，在微妙缠绕更甚于网路管线的（无）意识网路渠流中，这些作者其实也若有似无地受到：威胁不只来自网路书写与传统写作的对立（oppositional）状态，而是更在暧昧难言的网络中，赫然发现，那个「异己」竟也是一部分的「自身」，也可能（或已经）在非网路的其

如此巨大的焦虑，其实来自于每个主体只能占有一个特定位置的排泄与割除程序。而成就主体的关键步骤，不就是建构出一个可被污名化（stigmatized）的异己？在两套书写结构、两种身份、两套权力脉络的爱恨纠结中，也许我们可以再次看到阳物唯理中心（phallogocentrism）与外在于阳性律法的遗留物、阳性主体与被它者化的「异己」、疆界设定的强迫性（compulsion）与崩蚀边界的冲动（impulse），永恒斗争过程的诡异重述。

[第二节] 电化的性 / 别议题论坛—网际论述的欲望互现

以台湾网路发展的现状而言，在性 / 别政治与酷儿议题正当蓬勃活络的同时，不仅在某些非连线的 BBS 站域繁生，如「自己的房间—女性主义站」、开站不久的「坏女儿站」（全名是「厌弃 / 拒绝将女人视为妻子的异性生殖机制之动物园的坏女儿们」daughters against wives' zoo）、以女同志为使用主体的温馨小站「假面的告白」，还有建立于非学术节点、由「网智公司」（neto.net）架建的「地下社会」（underground）⁵，以不同组群的方式、将哲学、文化、学术、书写、同志等议题一举囊括，但又不模糊化各自细致的殊异性质（specific attributes）。

同时，在这些网站纷纷成立的当下，我以为更值得注视并讨论的某个趋势也随之衍生——如果说某一个（或几个）原先并不具有足够发言权力的族群或身分，在可探索与攻占的地点变得较为多样时，某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地域再制」（reterritorialization），

⁵ 所谓的「学术网路」通常是以 140、163、192 等等 IP（网际位址）为开头的节点——例如女性主义站架在清大生科所，它的位址是 140.114.98.108，文字化的版本即是 feminism.life.nthu.edu.tw，或者是 fminism.net。至于「地下社会」，因为是由网路系统服务（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的网智公司所架设，并不是在大专院校中的学术节点。

甚至更基极地、撕破脸式的「地域解体」(deterritorialization)状态,也随着使用者发言/权力位置的不同,造就了不同身份/id较先前激烈赤裸的张力互动;而分众化、预设族群不同的网站,也让各种本来因为巨大目标如身分政治而结合、但在内部充满阶级/权力位置等等紧张关系的使用族群,得以分别发展其殊异性,攻占更多层次的空间。

若要细究这个现象,我想举出一些特定事件来进行分析。首先,于1996年12月开始、发生于「淡江计中BBS站」(蛋卷广场)、「拉子天堂」(les)版的论战,对于网路女同志原先被视为「整合而单一性的团体/族群」的预设与刻板印象产生挑战。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首先,某些女同志使用者对于版主blindstar并非由某些自愿选举者之间选出,而是原来并不甚情愿开版、甚至颇带有同性恋恐惧(homophobia)阴影的站长(sysop)直接挑选任命的状况感到不满;因此,某几位使用者对于网路上的「程序正义」提出质疑。很有趣地,在公共/私有领域之二分化(binary opposition)被性别政治瓦解(至少松解)的现今,从「拉子天堂」版对于版主产生过程的辩论,却让我们看到相当公/私夹缠、微妙的共生与影响——原先也许是台面上的质疑与回应,迅速地演化成同样是台面上的女同志阅墙;而斗争的模式,不禁让人联想起某些黑道小说/电影中的帮派母题(motif)与桥段:恐吓、辱骂(相当不顾网路礼仪,更甬提所谓在某些同志版面可能看到的、学术语掉满地的激辩样势)、以强迫现身(outing)为胁迫手段。此外,在论战的进行同时间,似乎也发生了突破电子网际、延伸入现实/肉体界线的事件——某位网友被其敌对者痛扁一顿的奇观(spectacle),借着网路的公开性,让再疏离的使用者也得以阅读到各种不同的叙事观点。

正当以「草莽风」为主的淡江「拉子天堂」版战火暂时告一段落,在「坏女儿」的debate版又将此议题延伸,拉出一些原先被忽略的支线,讨论从学院vs.非学院、运动vs.非运动、草根/非女研社vs.女研社出身的女同志等等一系列火焰战争(flame war)……

参差者身份与发言位置的落差、以及各自爆裂开来的内部矛盾，涉及了不同使用者在看待「位置性」(positionarity)的的座落(location)与重构(re-mapping)时，本来就会在致密差异的前提下、发生出强烈动能(dynamics)与不满(discontent)的种种可能性。

话说回来，也同样值得好奇的是，为何这些「可能性」在过去的同志政治阵营一直没有发作——或者只是以暗流的形态隐隐窜动——而到了现在才得以揭示、呈现、或甚爆发？以女性主义站的「酷儿」(queer)为例，这个版面从成立以来，向来是熟悉/操作论述语言、谙熟或涉入身份政治/运动，以及对于性别权力操演的基模相当敏感的大学生、研究生、文化工作者、甚至半匿名的英文系教授所出没/现身的电子社群(electronic community)。正是在这么一个政治意识高度具现的场域，在1996年底由使用者wildgoose发表、标题为「同性恋的最高境界」的文章系列，在长久以来对于性别角力特别在意的的女同志地带，引发了一场牵涉诸多课题的争论。虽然论战姿势巧妙而柔软、但终究并不以「同志情谊」为妥协收场的这场议论，让我们看到了在共同目标的诉求之外，也许有着更多的「政治」(politics)，无法以全体同志之名来全面进行。当网友wildgoose说「cc gay与娘娘T是同性恋的最高境界」⁶时，不免让一些致力于破解、扰动男女同志在性别政治兴发之前所架设出的二分性别化(例如butch / femme、macho / queen)与其排它性配对方式的「女性主义女同志」(feminist lesbian)⁷抗议：如此说来，不「C」的男同志与

⁶ 「CC gay」是指所谓「娘娘腔」(即sissy)的男同志，而「娘娘T」更是在语意上结合了互相抵触(mutual-exclusive)的两端性别特质——T的性别意涵若是以「阳刚」(masculinity)为主词的意指(the signified)，那么主词前面所修饰的「娘娘」(the feminine)，不禁在笔者的想像蓝图里引发出各种不同流脉的——从存有学(ontology)到后现代拟仿(simulation)论述——的无穷遐思……

⁷ 在这里，我所使用的语汇——「女性主义女同志」——原本在欧美的运动/学术脉络中，所指涉的对象是针对于特定的女性主义支脉——在1970年代提出「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志情欲是实践」等口号、有助于形构女同志连续体(lesbian continuum)，但也因此将女同性情欲(lesbian sexuality)去性化的女性主义流派；「政治女同志」(political lesbian)似乎也是同义词。然而，在这场论战中，所谓

「婆」不就又没有空间了？（更奇妙的是，难道是因为「娘娘 T」比 T 更婆、比婆更 T，所以更是「最高境界」？！这是不是也同时暗示着某种「阴阳同体的完全性」（the hermaphrodite as the embodiment of wholeness）假说又从几千年前柏拉图的哲学衣柜中被翻掀出来，再度成为性 / 别被解构到某一程度、因而从中滋生的内部反扑？）简言之，这场论战之所以并没有被火爆化，原因除了对话空间的转移（从女性主义站到坏女儿站）、对话议题的部分放大（从同时并列两种看似可并提的位序的女同志与男同志，到焦点聚缩在女同志之间对于阶级、学术位阶、情欲正当性的激辩）⁸，另一部分也是由于以版主 zick 为代表的「学院女同志」将此话题与不可分离的「身份内差异」（difference within the same identity）强烈连结，以致于在对话过程不可避免地发生双方的不均等姿态。

从女性主义政治开始以来，论述空间与政治领域的攻防战，就性别 / 情欲政治的历史演化视之，向来似乎都是要去破除那个看似

的 feminist lesbian 却诡谲地被错置 / 误植 (displaced / misappropriated) 为「女研社出身的、相对于中下阶层的女同志来说，较具有学术资源 (或文化资本) 的某些女同志」。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特定的女 / 男同志对于此宣称的不同反应，更加突显出一个向来不太被处理或被整合 (articulated) 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异性恋机制内，生理女性 / 生理男性、阴性气质 / 阳性气质的四组交配，向来处于不对等的关系；更有甚者，在同性情欲的版图，女同志 / 男同志、阳性 / 阴性、生理女性 / 生理男性的六组配置，更是幽微缠绕地镶嵌于不对称的 (许多) 宰制结构中。

⁸ 非常有趣的是，在这场论战中付出论述精力、将身分政治的焦点从阶级脉络再拉回认同政治的文章，是网友 chongkee 以性交方式与颠覆的施力点为例，在其中看到了同志政治因应到同化 (incorporation) 的些许两难：「先说一个刚想到的。肛交。一般对做 0 号的看法好像已经俨然二分：赞赏而力行为政治正确，唾弃而远之为不正确。不但没有多大空间给赞赏而远之或唾弃而力行，而且谁有理谁差劲也是已有定论。这当然有许多由来，但其中之一大概是一个『性交出轨排行榜』：越出轨就越正确。但是，这出轨是如何排行的呢？我觉得完全是根据既定异性恋机制的接受标准而定。0 号是把男人当女人用，颠覆异男人以插入与被插来界定的男女之分，被他们视为洪水猛兽，所以政治正确。也就是说：这些『颠覆』，其实必得先把异性恋机制奉为主璋，方有意义。换句话说，很吊诡的，同男性交是以异男们的好恶来决定自己的好恶。」(chongkee, 坏女儿站 Debate 版)

较为优位 (superior) 的身份占据者。自从 1980 年代末期，新生代女同志连同某些以往不被看见的情欲生态——如扮装、变性、S / M 次族群——意图重新执回 (reclaim) 被「去性化」(desexualized) 的女同志女性主义 (lesbian feminism) 所谴责为「万劫不复、等同于复制父权体系下的两极化 (polarised) 权力结构」的权力 / 性欲之缠绕纠结的共生关系，并尝试批判所谓的女性主义女同志理论的单一性 (monopoly) 与排它性……如此的脉络，让我在看待这场辩论的种种张力与剧情时，自身也充满内在的分裂与交错的情绪——「当然我们不能问一个女研社出身的 les 这样的问题。她的想法怎会是一个抑郁的没有空间的 les 所能等同的呢？」当 CC gay 拍手叫好、不 T 的女同志提出质疑后，原作者如此的回应，似乎一语戳向被质问的主角——在 1990 年代的学院 / 文化氛围成长、集女性主义、性别 / 情欲政治、与晚近酷儿理论之养分浸润于一身的学院（尤其是研究生位置以上）的使用者——最慎戒惊悸、小心翼翼的层次：究竟要如何地看待与面对，才可能不抹煞掉被安置在同样的身份格局中的不同主体？而不同身段与位置之间的权力互动，以及难以（全然）摆脱的优位 / 弱势关系，究竟让这个被质问的主体（或客体），产生何等作用？

在欲望与认同之间，在这个被我们视为反转 / 扰动既定建制的电子视域，可不可能由涉入者的相互冲突，切割出另一个基地——在其中，也许并没有总体而全面的一笔勾销，从此化解了自我与它者、主体与被欲望的客体、疆界与解体等等的短兵相接；然而，正是在无数总是已经分岔且延伸出局的繁生节点，身处其中、同时也在内也在外 (with-in and with-out) 的电子生物种，能否再生产出并不只是主体与客体、上位与下位的中介 (in-betweenness)？也就在这么一个危危欲坠的刀口，「我」总是已经是「我的异己」；而那个本以为不再是「我」的残余物 (left-over)，总是共时性地、既是自己，也是她人。而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或许我们可能在一道道的夹缝之间，瞥见「满溢而过度的」战斗欲力？

坦白说，如今的大小分裂，一方面具体再现了地标（location）与领土（territory）的多样化（diversity）⁹——妳不必委屈自己，为了某种无法逃脱的身份义务，待在一个无论是社群气质或言述走向都和自己格格不入的电子网络标点——再者，这样的流向不也是对于「政治正确」的困局再赋予重新思考的能量？目前在电子论坛所暗潮汹涌的各股欲力冲撞、以及对于自身位置性的再涉入（re-engagement），也许因此让我们看到不同于学术文化场所的「对抗叙述」——毕竟，在学术与文化界的性别书写（者），其实不免还是要与层级（hierarchy）与知名度联结，用以对峙那个在某种程度上被拟人化、而又无法以个人主体加以抹消的文化 / 政治霸权。

而网路果真对于一个近乎致命的身份 / 身体 / 主体，在多重复生且不断自我分裂、吸纳的后资本文化工业，提出另一个同等致命的反击姿势？从这些零星的观察与现象来看，我反而乐见于琐碎的片段（fragments of trivialization）彼此对话与反问，而不似那个在目前仍然被碑塔化为一个巨大历史阳物（historical phallus）的 1970 年代，以无与伦比的全面化革命身姿，抹除了（几乎）所有的差异与类似……然而，在这些错综幽微的两难之间，我们究竟该 / 会如何回应？身份的故事，在这个既切割也重塑既有身份政治的领域，应该如何继续说下去？在不可能取消身份的前提，是否要让身份增殖且变异，让前面所说的「残余物」进驻妳与我、此与彼的誓不两立？

⁹ 将文内提到的一些网站位址列出来，供使用者参考：

女性主义站：140.114.98.108

坏女儿站：140.114.226.1

假面的告白：140.128.79.32

蛋卷广场：163.13.240.11

地下社会：cyber.tku.net

就目前总数高达 500 以上的台湾学术网路 BBS 站来看，也许我必须说，所谓的「多样化」是相对性的说法；至少，就现状来看，能够让性别 / 情欲政治发声的网站也许各有其独特性，但是与所有网站的数目相较，似乎还需待开发更多的端点与地标。

当然，在继续对立的同时，更在相互侵蚀的防线与边界，我们看到了那些永远不只是「自我」或只是「她者」的某些洞口¹⁰……。

然而，当我们试图将后拉岗精神分析理论挪用到主/客体关系被放置于「观视」（the gaze）的视觉流域，同时也进一步地丰富女性主义论述、乃至于身份政治对抗「规格化的权力构造」（regulated power structure）的抗争时，值得小心的是，“the real”正如 Zizek 所说的，既是「抗拒被象征化（也就是被吸纳入阳物秩序）的坚实核心」，但是，它并没有任何先于它的本质或意指。“the real”如果有其反抗性，便在于它是个「在事后被构筑出来的物」（an entity which must be constructed afterwards）；也就在这道构筑之中，我们才可能领略到「对于象征秩序的扭转与曲斜」（the distortions of the symbolic structure）。同样地，外于象征秩序的快感与险恶也相互依存：当妳被放在既有体系的界线之外时，紧随而来的问题就是，是否从此这个主体因此而被视为精神异常（psychotic），而身分政治的战斗，也就因此被粗暴地还原为一群或多群弱势团体、因为无法正视自身的弱势而产生出的「集体的否认」（collective disavowal）？¹¹

¹⁰ 对于所谓的「洞口」（the gaping abyss）说法，我在这里所借用的是 Slavoj Zizek 重新介绍/应用 Lacanian real 的基进概念，认为「它」（the real, the traumatic, the unrepresentable, the impossible jouissance, the feminine outside the symbolic law）的存在本身「同时造就与瓦解『象征秩序』的无缝合性」。这个论点再次印证了这些被阳物秩序所排挤出局的「多出物」（outgrow），本身即「化形（embody）为秩序的缺漏与出口」的说法。（Ibid）

¹¹ 对于这个问题，巴特勒在〈与真实辩论〉（Arguing with the Real）一文，有提出对于 Zizek 等捷克精神分析论述者的批判：也就是说，她质疑某些身份如果从此（注）被投掷到边界线之外，成为「不可被再现的事物」（the unrepresentable），后果是否也等于这些事物在既有秩序（象征层）中被驱离出去，连同它们在秩序内可能造就出来的搅扰与作乱？

[结论] 身份版图的出柜与出局 ——性 / 别位置的地域再制与疆界跨越

103

洪
凌

在前面的章节，我以某些在异度空间肇生的事件（event）、从中生产的文本、以及与身份政治相关的特定论战，来分析——至少在当前——让我们同时感到眩惑与疑虑的「主体」：也就是网路同时身为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与身份场域（identity-terrain）所面临到的种种挑战性与其问题性。

在〈身份与故事〉以及其它相关的论述呈现，杨照的论点和我在本篇论文所提出的论述观点，刚好呈现出倒置的对比。也就是说，我认为网路并不是个销抹了「身份」的液 / 异化场域，它特定的媒介属性与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反而正好揭现出身份的追求 / 形塑、不同性别身份 / 主体之间的对话与冲突，进而将这些张力与冲撞发挥到其它场域难以承载的地步，从中（或可）展现出身份政治的力量与局限，并以其过剩（excessive）或混杂（hybrid）的属性，瓦解——或至少翻动——既有机构的紧身衣。如此说来，身份的过剩，进一步造就出故事（text）的超文本（hyper-textual）性质；故事中的政治结构也就在如许微妙的情境之内，体现出现代主义文本（或者说二元对立、无法相容的阳具排她性 phallic exclusion）所无法面对、处理或因应的后果——叙事主体的精神分裂，以及边界的融化（dissolution of the boundary）。

在网路中的特定地域——如女性主义站的酷儿版、RPGS、坏女儿站的 debate 版、淡江的「拉子天堂」，我所看到的，正是某个酷异位置性的浮现，共时性地（simultaneously）透过同志主体的形构、与酷异 / 杂种的内部分裂——这两种看似不可能共存的机制——而出生；它所表现的，是对于既有结构的拆解与「玩弄」（seductiveness）——在这个不可能统一的主体身上，共存着两股似乎是绝对冲突、但因此反而夹生出杂种力量的脉络：前者往外延展，对抗外界的「大异己」（the Big Other，也就是父权中心与异性恋机构），彰显了以再

权力化 (re-empowerment) 的步骤来成就自身主体性的身分操演 (identity performatives)；后者则往内歧入，试图检视身分的排它性，进而提出能够丰富这个不断变异的酷异位置的思考议题。也就是说，前者可就「女性主义站」与「坏女儿站」因应男性沙文使用者的权力操作为例，演习 / 操作对抗阳具中心的各种策略，甚而更进一步地将对方从「以往总是宰制主体」的端点扯落到「从此成为被宰制客体」的另一端；后者则以内部对话与相互拉扯 / 协商的不同意为基础，将目前在论述或实践上的敏感议题——如女性主义女同志与「非政治正确」女同志的争论、学术与草根的不同立足点、以及在前阵子形成各种角力施予点的男体蕾丝边 (male lesbian) 话题——带出场，促使酷异身分的边界不断地被踩踏、被重新护卫，也被各类不同的声音再制重画。

这些总是在重画与重述的动作，一方面是身分领域扩大与强化自身的战斗演练，另一方面也（必须）是处于领域 / 边界线内的酷异主体，与自身的欲力 (libidinal force) 与踰越 (crossing) 密集对话的「空白点」 (the blank space)。

唯有在这片空白内，我们才不只是为了象征秩序、父权体系、异性恋机制而再生产出来的「异体」 (the alien) ——就在异类 / 不同被呈现出来的刹那，同时确保了疆域与界线的外来者！也就是说，在网路与身份的多重层级之内，在自身与（另一些）自身的冲突、狂迷与怪诞之中，这个身为「多出物」的位置性，不再只是阳性体系的对立面、或勉强被同化于其中的附着物 (subordinator)：「我」在「我的身份」之内，既成就也割裂着身份本身 (the identity as itself)，带出了看似稳定实则孔穴充斥的身份迷障。

如是，在出神 (ecstasy) 与固置 (fixitation) 之间，节点的茎脉蔓延与随时出岔，让主体浸润于不可能真正分离 (separated) 也不可能真正统合 (unified) 的狂喜；自身持续着摇晃于叛离与再铭刻 (re-inscription) 之间的（酷异）主体，重复地出走与聚合。到头来，在格局身份之内、同时也在它分离的「酷异位置」之外，所可能激

发出来的，不再只是一个对立者（the antagonist），而是多个投身于主体形成时不可或缺的幻境迷踪（the phantasmatic formulation）、但也随时与之离体分裂的「复 / 负生对手」（the doubled / negating adversary）。

参考书目

- 洪 凌 (1996) <在电子位元之间蹦跳摆荡的性 / 别焚烧档案>。《酷异割记：索多玛圣域》。台北：万象图书。
- 黄宗慧 (1996) <看谁在看谁？：从拉岗之观视理论省视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中外文学》。25.4: 41-74。
- 杨 照 (1996) <身份与故事>。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 Baudrillard, Jean (1988)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Trans. Bernard and Caroline Schutze, New York: SEMIOTEXT (E)
- (1994)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 Sheila Faria Glase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1993) “Arguing with the Real”,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Copjec, Joan (1994) “Vampires, Breast-Feeding, and Anxiety”, *Read My Desire: Lacan against the Historicists*,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 Copjec, Joan, ed. (1996) *Radical Evil*, London: Verso.
- Grosz, Elizabeth (1995) “Lesbian Fetishism?”, *Space, Time, and Perversion: Essays on the Politics of Bo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Lacan, Jacques (1982) “The Meaning of the Phallus” in *Feminine Sexuality* (ed. Juliet Mitchell and Jacqueline Rose),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 Zizek, Slavoj (1989) “Which Subject of the Real?”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 (1991)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